

# 犁桥水镇三阙

□方霞

## 临江仙·探犁桥水镇惜匆匆

丽日晴阳相伴，微风欢语传声。穿廊寻迹踏阶行。倚檐乌柏接，临水柳丝横。

桥下数回凝望，桥头几度心倾。石碑铜壁记文明。匆匆无尽意，来岁聚悠情。

## 临江仙·犁桥水镇之方塘

一鉴方塘涵碧影，桥横黛瓦斜欹。风牵柳线拂涟漪。古贤遗韵在，

清浅引遐思。未有渔歌声入耳，弦音轻笼长堤。尘心抛却坐忘机。方知谦受益，合与此相宜。

## 临江仙·题犁桥水镇之朱文公祠

黛瓦飞檐凝雅意，方塘遥接书香。千年理学刻祠堂。颉颃今古字，诗送圣贤章。

十九登科呈清节，澄心明智昭彰。七朝文脉续炎黄。安承朱子韵，静读史流芳。

# 冬日抒怀三阙

□刘顺和

## 临江仙·咏雪

六出扶摇而下，万城辞别深宫。小蛮献舞倚回风。纤姿融画里，倩影映眸中。

妙曼无声穿牖，轻盈得意浮空。爱将皓素衬梅红。穷寒存大德，缝合赖灵通。

## 玲珑玉·咏梅

清丽妖娆，待看取、绿萼红妆，山前水畔，几经寒雨严霜。月下纤姿逸态，抱冰心幽质，牵绊何郎。思量。恨云屏、情切意长。

却恨罗浮梦短，任禽呼枝上，惟剩凄凉。兀自横斜，暗芳流、莫道寻

常。堪同人生相似，少平直、铅华洗尽，细与端详。友松竹，雪应羞、输一段香。

## 沁园春·冬日遣怀

朔气横行，彤云低亚，鸟隐虫藏。正疏篱香菊，菊残冷雨；郊原翠减，草折流霜。叶委沟渠，苔荒石砌，水瘦山瘦易易破防。暖晖是，看溪流前崖上，竹傲松苍。

杖藜访问何妨。况独抱冰心不肯降。笑亭中邀友，尤宜拈韵；梅前约雪，大可衔觞。旷学东坡，性随和靖，忘却营营如许狂。且加饭，把寒莎踏遍，莫叹沧桑。

# 街头铜雕

□崔国发

我生活的这座城市里，最值得市民夸耀的，铜雕算是一种。走在街头，触目可见的是那一尊尊昂然屹立的青铜雕塑，它们是那样的古朴凝重，气宇轩昂，不仅仅是一件件艺术品，而且从它们的姿态上，我又深深地体会到城市的文化品格与精神习性，使我对这座城市被誉为“中国古铜都”一点儿也不产生怀疑。

我没有见过一块粗铜向着理想化铸炼的过程，也没有亲眼观察到一块铜锭被形成的辉煌的瞬间，但几乎每次走过街头雕塑旁，都会油然而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的庄严。倚风长啸，苍茫四顾，一股浓浓的青铜之光向我射来，一些强悍与野性的词语立时被我捕捉，而用来形容青铜雕塑的高古豪迈，气度非凡，以及它们那威武超超男子气十足的气派，一种力和阳刚之美。它们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个不可忽略的存在，如果抽去了青铜和用青铜铸就的精神支点，我不知道铜陵还有什么特色昭示于世人面前？我向来看一朵铜草花一块孔雀石，或者是在凤凰落脚处的铜矿石，往往就不自觉地将它们人格化，以我观物，物物皆著我之色彩，我之灵魂。对于一座城市而言，即使是一座并不大的铜陵来说，小而精、小而美、小而优的灵魂是什么呢？翻遍了古籍典本，走遍了山水楼阁，访完了井巷矿区，眼前总是浮动两个名字：青铜。随同一位颇有文化含量的学者采风，得到的结论还是这两个名字：青铜。因而选择这两个字并把它们镶嵌于街头，凝聚无穷的历史感，浓缩千年的文明景观，成为人们寄托情怀、宣传文化、告白世界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名片，我以为是有睿智而精到的见地的。

久居铜陵的我，自是对铜雕情有独钟。它们曾赋予我多少诗的激情，在我的眼球和脑海中矗立着多少历史的虚与实，现实的显与隐，思绪的幻与真，以及那促使人们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过程中的梦与醒。铜雕，一个伟大而永恒的存在，它们或许就是一面面铜镜，从中可以照见善与恶，美与丑，真与假，炽热与冷却。铜雕，是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文化风范，它们在熔铸、融合、磨砺中组合与凝结起来，自强不息是它们永恒的动力。每当我翘首仰望它们的时候，都会情不自禁地于街头耸立那些神采奕奕的铜雕身上，得到生命存在于天地之间某种意义上的启迪。无论是铜陵之音、沉思姑娘、四喜娃娃、牧童短笛，还是丰收门、青铜壁、起舞，抑或是观湖广场上的凤凰展翅口衔牡丹的造型，以及这些被艺术家赋予的一个个诗化的名字，都能引发我对于博大精深的铜文化的深刻寓意的探寻，以获得蕴藏其间的文

化的力量、文明的力量，于质朴中显深奥之精神的内涵。

屈指算来，我来铜陵学习和工作已经四十多年了。时常在街头来回穿梭，与青铜雕塑无数次相见，虽然看上去，青铜只是一些没有生命的、冷冰冰的、刻板的物质，但相处久了，自然于内心深处产生深厚的感情，它们却一下子像神鹿一样活了起来，走进我的诗里，仿佛就有了感人的温度，人的情感，成了有声有色、有血有肉的热力所在。这些年来，我以《黎明的铜镜》为总题，对青铜壁、青铜镜、青铜剑、青铜牛、青铜编钟、铜奔马、铜草花等包括青铜雕塑和青铜器物在内的东西写的数十章散文诗，先后在国家级、省级文学期刊发表，有的篇章还被选入《中国年度最佳散文诗》和《新世纪文学选刊》之中。当著名散文诗作家耿林莽先生读到我的《青铜》之后，他以《青铜，力度美的诗篇》为题作评，对拙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。他在文章中写道：“崔国发生活的城市：铜陵，是青铜的故乡吧，惟有生在铜都，劳动在铜矿深处，对于铜有着深厚感情的诗人，才写得如此动情，如此感人，如此壮美，又如此深沉的诗篇”，耿林莽先生在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当代散文诗百家精品赏读》中予以重点推介。我想，万物有灵，即物见道，正是由这些青铜铸就的雕塑，星罗棋布于铜陵的大街小巷、草地公园，它们宛若一个个深沉的思想者或人生的启迪者，使我耳濡目染，也使我诗一般的视野与内蕴得到了升华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，那一个金秋时节——2010年10月11日，国际铜雕艺术园建成开园，同日由中外艺术家倾力打造的文化盛宴，即首届中国（铜陵）国际铜雕艺术展隆重开展，这次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共征得雕塑作品600多件，遴选出的35件获奖作品，制作并安装在该园内，为铜都文化竖立起一座独特而崭新的魅力地标。就在开园的前一周，我受市里有关领导委托，执笔写下了《国际铜雕艺术园铭》，并以市政府的名义发布，永久镌刻在这座由青铜铸就的雕塑园大门背面。当我徜徉于铜雕艺术园中，每次看到我写的赋章都不免感慨万千，看到这些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雕龙刻凤，镂金错彩”的青铜雕塑，也不禁肃然起敬，深悟也是出自自我笔下、最后定稿的“古朴厚重，熔旧铸新，自强不息，敢为人先”铜都精神，是啊！“物华天宝，弘扬铜文化，承前以启后；人杰地灵，振兴铜雕塑，继往而开来。历久弥新，同建幸福铜陵；矢志不移，共塑美好世界”——这便是对新时代弘扬铜文化、做好铜文章、发展铜经济的一种美好的期许。

时光流逝，风雨依然还会沧桑，但我相信，风中站立的铜雕，会更加巍峨，恢宏，直干霄汉，它们神圣的灵光永远也不会消散。

# 我家对联里的故事

□王运富

十副对联才行，从正门、后门到房门立柱，从碗橱、灶台到柴房杂屋，还有衣柜上……甚至连院里的树上都要贴上“满园春色”的短联。特别是门上对联，要有对应的横批，这些是“相配套”的，也是我家传下来的“规矩”，必须遵守。而每年要写对联用的大红纸，至少要4、5张才行。

裁纸折格是最见功夫的环节。写对联之前，我要裁红纸，都是根据门的长宽度来裁，大门对联要宽点，其他门联相对要窄点，每个尺寸都有定规，真正做到“量体裁衣”。为了字间距相等，我还要手工折格，折格时更要精打细算，七言联折六格，五言联折四格，都是根据对联字数来折格，折痕要深而不过，才能保证落笔时字居正中，最后还要折出交叉印。父亲说：这样做才能保证落笔时字居正中、重心稳健，字体不偏歪。我自己也清楚，一年到头也不怎么写毛笔字，水准没那么高。然而折格是一门传统手工小技术，也是写对联中一道环节，以至我后来也似行云流水般熟练。每当折好一副对联，我会用铅笔在对联背面的下方拐角做个标记，写上要贴的地方，做到“对人入屋”不混淆。

对联全部折好后，就开始挥毫泼墨了。在写之前，我把八仙桌抬到大门前，此处光线好，利于清晰书写。把历书、笔墨备好，先在报纸上练几下字，熟练一下运笔，待到手腕灵活了，才在红纸上挥毫，以致不易造成手生而写不好。书写顺序也暗合玄机——先小门，次重要门，最后才写大门对联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家多副老对联内容，每年都是雷打不动的“传承”着，如：大门上“春回大地风光好，人寿年丰喜事多”；碗橱上“一人巧做千人食，五味俱全百味香”；灶台上的“细水长流”；大门内门楣上方两个字的合体“春景”（寓意“春景”），还有橱柜间的“福”字……这些固定对联就像我家的文化密码，每个字都承载着祖辈的智慧与期盼。按照父亲的话说：老对联好，不但喜庆吉祥，而且底蕴深厚。在我记忆里，大门上的“春回大地风光好，人寿年丰喜事

多”对联内容延续至今，从未改变。我想，无论经历怎样的时代变迁，这些特定的对联汉字内容，已经不只是祝福，更是一种家族信念的宣示。

当一副副对联写好后，我会小心翼翼地用双手平移到堂屋的地上铺满，并叫家人短时间“守护”未干的“墨宝”，只见一排排鲜红的对联，把老屋映照得“喜气洋洋”的氛围，不时氤氲在木质结构的老屋空间里回荡……

接下来就是贴对联了，因为父亲对传统年俗中的“规矩”极其“权威”，我是绝对服从的，贴对联时必须严格遵守，所以说每年贴对联时，我会带上一把木尺（这把尺子有年头了，方便测量门的边缘距离），准确找到贴对联的最佳位置，做到对联对齐垂直不偏不歪。再找来一本新书，用来抚平对联褶皱；还有瓷盆盛着加热过的米粉糨糊，能牢固粘贴红纸，长久不掉落。当贴对联时把前端放置好，我就用书本从上而下抚平，所以说每年我都会“慢动作”去贴；最难贴的就属大门联，因为是大门相，“标准”高，往往需要两人配合才能完成。记得有一年我贴歪了少许，父亲坚持要重贴，并严肃地说：“对联如人脸，歪了不吉利。”令我印象最深的是，在粘贴“春景”合体对联时，父亲说，一定要与堂屋的中轴线对齐，且要贴正；于是，我每次都是搬着木梯架到大门内侧的墙体上，让父亲在下面“瞄准”与“矫正”；贴好后，父亲就坐在中堂椅子上“严格审查检阅”，只见他抬头时，美好寓意的“春景”即刻映入眼帘，只要他露出满意的笑容，就算胜利“过关”了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贴对联时，上联下联切不可贴错。父亲说，对联是家庭门面，贴错了就会成为日后笑话，因为

我家是书香之家。记得我刚开始贴对联时，就把上下对联贴反了，遭到父亲训责。当时父亲就教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好方法：当面对面而立，右上左下（右手为大，贴对联；左手为小，贴下联），所以每年贴对联，父亲总是叮嘱我千万别贴错。

当每次贴完所有对联时，我的双手早已红纸染得“喜庆”。虽然这些过程确实“繁琐”，但我的心里总显得乐滋滋的，有种说不出的“兴奋感”，毕竟快要过大年了。而此时父亲再忙，总要例行“巡视检查”对联一番，那专注的神情，仿佛在检阅一个家族的年度答卷。

在如今时代变迁中，对联也在悄然变化。如今市面上印刷体的对联金光闪闪，款式新颖，手工写对联是越来越少，可我家依然坚持手写传统。父亲说：“机器印的字没有温度。”他至今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为村庄家家户户写对联的盛况：堂屋里铺满红纸，乡亲们排着队等候，自己乐此不疲帮忙写对联，墨香混着烟味，成了他记忆中最浓的年味。

如今当我站在老宅堂屋，铺开大红纸写对联时，忽然明白了这种坚持的意义——在机器印刷的时代里，手写对联成为一种温情的抵抗，抵抗着传统文化的流失，守护着家族记忆的温度。每一笔横竖撇捺，都是对祖先的致敬；每一张红纸黑字，都是给未来的情书。

我家对联里的故事，是墨香里的年味，是三代人的传承与温情，就像一棵老树的年轮，记录着时光的轨迹，见证着家族的绵延……当爷爷年纪大了，父亲就承担起这项任务；当父亲年纪大了，我就顺理成章地“接班”了，这不仅是一种民俗的传承，更是一种文化血脉的延续。

